



玛
丽
尼
娜
侦
探
小
说
系
列

男人的游戏

于宝林 等 / 译

[俄] 亚历山德拉·
玛丽尼娜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659774

玛丽娜侦探小说系列

47.275

MLN

7

男人的游戏

[俄] 亚历山德拉·玛丽娜 / 著

于宝林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的游戏/[俄]玛丽尼娜著;于宝林等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9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ISBN 7-80623-302-4

I. 男… II. ①玛… ②于…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705 号

图字 16-2001-024

原文名称: Мужские игры

本书根据 ЗА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0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

(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还有:杨向欣、于洋、张秀红、侯艳荣、呼曦、单小全、刘佳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46000 印数 1—4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致中国读者

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思考什么,梦想什么,希望什么,担心什么。我的书是写爱情、嫉妒、仇恨、报复的,是写友谊与背弃、荣誉与耻辱的,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

我愿意相信,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我先致谢意。祝你们成功,安康,幸福!

谨致敬意与爱忱。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主要人物表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绰号“小圆面包”，原任内务部反严重犯罪处处长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梅利尼克——绰号“官老爷”，新任内务部反严重犯罪处处长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热列霍夫——内务部反严重犯罪处副处长

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卡缅斯卡娅——昵称娜斯佳，内务部侦查员，少校，本书女主角

尤拉·科罗特科夫

尼古拉·谢卢亚诺夫

伊戈尔·瓦连京诺维奇·列斯尼科夫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小名米沙)——的同事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娜斯佳的继父，小名廖尼亚

阿列克谢·奇斯加科夫——昵称阿廖沙，某大学数学教授，娜斯佳的丈夫

马蒙托夫·尼基塔——凶手

叶夫根尼·帕雷金——小名叶尼亚，职业杀手

舍佩廖夫——被害人之一

安娜·拉扎列娃——犯罪嫌疑人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泽列宁——间谍头目，培训中心副主任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斯托亚诺夫——间谍头目，培训中

内务部
侦查员，
娜斯佳

心主任

爱德华·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黑手党头目

德米特里·瓦维洛夫——被害人

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受害人

娜杰日达·安德列耶夫娜——戈尔杰耶夫的妻子

第一章

“好，例行公务问题与我无关了，到此结束。”

反严重犯罪处处长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被部属背地昵称为“小圆面包”。他主持了自己最后一次业务会议。从这天起他迁升为内务部领导职务。他的下属将迎来一位新处长。

新处长也在座，像接管财产似的，一开始就参加了会。“有意思，”娜斯佳想，“他大概在想，人们多大程度不希望他来这儿。”新处长似乎不在想这个问题，他以友善可亲的微笑环顾下属，好像在说，小伙子们，在我手下一切将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无论是娜斯佳，还是她的同事，都不希望是“另一种样子”。然而他们明白，他们不可能改变局势。新年伊始并不令人高兴。

“现在，我向您介绍一下在一起工作的人，”戈尔杰耶夫上校说，“副处长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热列霍夫中校。”

个头不高，有点驼背的热列霍夫从自己的座位上欠了欠身，点了点头，以示致意。他那张布满未老先衰皱纹的脸，没有任何表情。但同事都知道，在这张故作漠不关心的脸的背后，掩饰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在他心目中，戈尔杰耶夫比其他处长更优秀。

“老侦查员尤拉·科罗特科夫少校。他喜欢夜以继日地工作，节假日也是如此。是个工作狂。”

事实的确如此，科罗特科夫的家庭关系紧张，生活痛苦，如在地狱一般，他尽可能减少在家时间。

“老侦查员尼古拉·谢卢亚诺夫少校，他是莫斯科刑事侦查

局最优秀的地形测绘员,对市里所有的大街小巷、里弄胡同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一个半月前,他遭遇车祸,现在腿还有点儿瘸,请您给予他完全康复的机会,近期不要派他执行过多消耗体力的任务。”

“老侦查员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卡缅斯卡娅少校。她善于动脑,建议安排她做分析研究方面的工作,她每个月为我准备关于在莫斯科业务工作情况资料。我希望,我离开后,这项工作不要终止。侦查员伊戈尔·瓦连京诺维奇·列斯尼科夫大尉……侦查员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大尉……”

戈尔杰耶夫把助手们一一介绍了几句。所有的人都依次起立,有的做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鬼脸来,大多数都报以虚伪的礼节。所有人都喜欢“小圆面包”,并对他的离任感到难受。在他们眼里,新领导自古以来就没有戈尔杰耶夫好。不过他也有其他一些缺点……

会后,大家都各就各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过了20分钟左右,在彼得罗夫卡38号大楼,几乎见不到处里的一个同事了。工作像往常一样非常多,最近在莫斯科出现的这位连续作案的杀人狂十分令人担忧。人们发现七具尸体,这七个人完全是用同一种方法被害:罪犯从身后袭击,双手掐住受害人的脖子,使其窒息死亡。被害的四男三女彼此没有任何关联,既不是熟人也不是生意中的伙伴。年龄从27岁到49岁,时间在23点之后,地点都在楼门口。这样的案件戈尔杰耶夫通常交给娜斯佳办理,要求对案件进行细心而深刻的分析。“小圆面包”确实也把办理这起凶杀案的任务,交给了娜斯佳及谢卢亚诺夫和多岑科。他好像“忘记”自己已不是该处的领导了。新处长一言未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取消戈尔杰耶夫的决定。

科罗特科夫“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飞快地跑进办公室来找娜斯佳。他一句话没说,便从桌子上抓起钥匙,反锁上门。一切妥当后,他拽了一把空椅,在娜斯佳的桌前坐下来。

“你要干什么?”她惊讶地问。

“嘘，嘘……”科罗特科夫一个手指紧按在嘴上，“小点声，新地主走访所统治的土地了。别人都跑了，只剩我和你了。我们要造成我们也不在的假相，要不然就要找碴儿谈话了……去他的吧！”

娜斯佳耸了一下肩，拿起一支烟。她赞成推迟那种令人不愉快时刻的到来，如果无法回避，最好一下子受完折磨。大学时，她就一直在第一小组参加考试，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国际法考试。大家像害怕洪水猛兽一样惧怕的教授主持了考试。她是个老姑娘，对所有女大学生怀有刻骨仇恨，特别是对长得漂亮、穿戴华丽的女大学生。她的恶感也殃及到了男青年，因为他们对长得漂亮的女学生献了殷勤。简而言之，她没有给任何人打过5分，只有既难看又不整洁的人才获得4分的机会。实际知识水平不能从分数上真正反映出来。当时娜斯佳站在走廊里，试图拖延不可避免的精神痛苦。但当那些已考完试的人从教室里渐渐走出来时，她想：“他们把一切苦恼都抛在脑后了，真幸福啊！而我却站在这里经受折磨。不，最好马上……”

“如果‘官老爷’想了解农奴们的话，他反正要这样做，”她小声说道，“我们无法逃脱。”

从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有人使劲儿推了一下门，然后拉了几下门把手。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屏住呼吸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响起了稀奇古怪的咚咚敲门声。知道娜斯佳为了安静地工作而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这个习惯的同事通常这样敲门。科罗特科夫做了一个含有警告意味的手势：不要开门，一定是处长，不是自己人。这个人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尤拉·科罗特科夫，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娜斯佳小声说道，“我们像孩子一样！就让他进来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啦。”

“没有与他交往的兴趣。”科罗特科夫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你听说德米特里·瓦维洛夫被杀的消息吗？”

“听说了，地方分局正在处理这个案子，正好是他以前工作过的那个地方。他退休多长时间了？”

“大约有3个月了。他这傻瓜，干吗不干了？他去搞银行生意——于是产生了这种后果。而我的利亚利卡搞得我焦头烂额，让我辞职挣人情钱。她老是觉得我秉公论处，不讲情面，我最好马上就能给家里带来大把的美元。这3个月，我都不能活了，这件事不知道因为什么没让她焦急不安。”

“不应该这样，科罗特科夫。她只不过是理解这一点罢了。她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是一些过着花天酒地的活生生的人，她怎么会知道他们常常死于非命呢？我和你每天都与死尸打交道，而她持有另一种观点。你不要找她的碴儿，顺便说一句，应该给弗拉季科卡·斯塔索夫打个电话，告诉他关于德米特里·瓦维洛夫的情况，他俩曾在一起工作过。弗拉季科卡·斯塔索夫一定想参加葬礼。”

“让我们去他家做客吧，听说那里出产非常有名的烤制食品。”科罗特科夫建议道。

“听说，”娜斯佳微微一笑，“可还听说……”

“小声点儿，好像又有脚步声了。”

科罗特科夫没有搞错，沿着走廊确实有个人在走动，并再一次在门旁停住了脚步。门把手突然急剧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娜斯佳，请开门。”

科罗特科夫摇了摇头表示反对，但娜斯佳猛然起身，故意把保险柜门弄得响声很大，门锁开始转动。新处长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梅利尼克出现在眼前。

“锁上门是为了不让上司进来吗？”他问道，不过非常友善。

“目的是不让别人进来，”娜斯佳简单地答道，“我们在看分析资料。您知道根据遵守秘密规定工作细则……”

“是啊，是啊，当然，”梅利尼克打断了她的话，“对不起，打扰了。不过，既然你们让我进来了，那么请谈谈你们的分析研究工

作吧。我可以看一看你们为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准备的材料吗？”

娜斯佳默不作声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了一个厚厚的带有材料的公文夹。

“这是最近两年的材料。如果您需要更早一些的材料我给您取。那些材料在另一个公文夹里。”

“暂时不需要，谢谢您。我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请您马上告诉我，是不是有很多没有缉拿归案的凶犯在莫斯科逍遥法外？”

“大约 300 人左右。”

“这是哪里话？不成体统。”处长试图开几句玩笑。

“对不起，那我们尽力而为了……”娜斯佳轻声回答说。

她没有开玩笑的兴致，何况是与“官老爷”。梅利尼克还是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敏感而非常精明的人，不再突出交谈的柔和声调了。

“我理解，你们很难与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分开。”他出乎意料亲切地说，“你们不愿接受我。我不生气，我本人也常有你们类似的感受，而且不止一次。今天晚上，我加入你们的行列，你们认为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呀？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邀请了我，但我觉得我在那里将是个多余的人。但无视邀请是不体面的行为。请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

娜斯佳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原来，“官老爷”是个有分寸知轻重的人啊！真的，戈尔杰耶夫今天邀请全处的人员到自己家里来“钱行”，所以，梅利尼克也在被邀请人之列。这是符合就职策略要求，有机会一下子认识所有的新同事。但同时，从建立职位等级关系观点看是有害的；新处长第一天不应该与下属一起喝酒。这么一来，离不拘礼节的地步不远了。戈尔杰耶夫为自己的继任者安排了一次简简单单的考试。如果你接受邀请，那你就得与下属共同聚饮，并会出错。如果你不接受邀请，那就是没勇气——这就意味着，你虽有先见之明，但是个胆小怕事的

人。如果你来和大家喝一杯,但能保持距离——这就意味着,你做事得体。梅利尼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并在两个偶然碰上的下属中寻求精神上的支持。

“不能无视邀请,您说得对,”科罗特科夫有点幸灾乐祸地说道,“况且人们可能会以为您不会喝酒,如果不拿酒杯,那您的声望或影响一下子就会降低。戈尔杰耶夫是在给予您表现自己和获得我们尊敬的机会。”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官老爷”微微一笑,“如果您这样说,我自然一定要去,我希望表现出礼貌待人的态度。因为我明白,对你们来说,我是一个在你们圈子里不想看到的局外人。但是如果你们打算把热烈欢送老处长当成为我安排的一次相亲的话,那我无权回避。你们早晨都有任务了,所以我请你们向我报告:什么做完了,什么没有完成,为什么?祝你们一切都好,再见!”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身后关上的门。

“可真是,”科罗特科夫终于拉长声慢慢地说,“一位有性格的男人。”

“是啊,很想知道,向他做全面晚间汇报是任务,还是对初次亮相表示尊敬?”

“让我想想看,好吧,娜斯佳,我要逃了,事情的确太多,我应该为你做些什么?”

“你答应过给我提供关于所有被认为是被室杀身亡的受害人最近5年工作过的地方的材料。因为正式搞这项工作的人应该是谢卢亚诺夫和多岑科,作为交换我应该为你做些什么?”

“替我写一份关于出差执行任务的报告,行不?我曾向你详细讲述过我在克柏斯诺达尔所做的事情。要我把如此多精力用在写材料上——可怕极了!我觉得把这些精力用于某些有益的东西上会更好一些。比如把精力用在你的被室杀的人上。”

“好。”娜斯佳同意了。

是的,在戈尔杰耶夫时代是可以这样做的。对“小圆面包”

来说,结果向来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允许下属彼此之间重新分配任务,只要办案迅速、准确、有效。新主人将会如何看待这种实际经验呢?戈尔杰耶夫对科罗特科夫,顺便说一下,包括像谢卢亚诺夫这些人给予理解,他们非常不喜欢写东西,写东西对他们来讲比登天还难,这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他非常了解,娜斯佳经常替他们写公文,因为娜斯佳擅长这项工作,她写公文既快又轻松自如。同时,以出奇懒惰和不喜欢在城市游历而闻名的娜斯佳本人,总利用同事们的帮助来搜索各种情报资料。

一天的时间匆匆过去了。晚上6点钟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娜斯佳桌子上的内部电话叮零零响了,传来了“官老爷”的声音:

“您有一年来按周围地区划分的材料吗?”

“暂时没有,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只需要汇总一起编成比较直观的图表了。”娜斯佳回答说,竭尽全力掩饰住自己的惊讶。

“我马上需要这样的材料,给你20分钟准备时间。”

就这些,毫无疑问,必须执行命令。可怎么完成这项命令呀?必须赶快找一台空闲的计算机,可不是随便一台,而是需要那种编有能够制图表和示图程序的计算机。娜斯佳一方面在总局寻找计算机,四处奔跑;一方面恳求给半个小时的时间编辑正文和输入制图表的资料,她困惑不解地想:要这些东西干吗?为什么要这么急?没别的,准是通知来了,为部委准备年终总结材料。她对上司如此坚决的要求找不到其他任何解释。不管怎么说,一份年终材料实在是用不着紧急到“20分钟”的强度。而且还是一份按区域划分的材料……不,好像这与内务总局没有关系,内务总局关心的是整个俄罗斯,而对整个俄罗斯来说,市区不算什么,那里考虑的是各个地区的情况,最可能是内务总局交办的事情。当然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内务总局的领导从来不是

特别关心分析性工作。当然,也就是领导做做样子,赋予司令部以相关职能,这种分析法的水平我们坦率地说……领导们完全满足于这种水平,说明他们不挑剔,要求不高。顺便说一句,他们丝毫也瞧不起分析工作,认为这项工作毫无意义。既然需要分析材料,而且要求在20分钟以内完成,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不言而喻,娜斯佳没有在上司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任务。她所用的时间中有15分钟花在了寻找空闲的计算机上。又过了5分钟,娜斯佳少校很守纪律,给处长打了一个电话,报告说,材料没有准备好,她还需大约20到25分钟。处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尽可能快地弄到材料,但他的声音这时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好像有人通知他全年将不会给他发工资似的。娜斯佳明白这是上司不满意了,由于自己没有按时完成紧急任务而感到烦恼。材料终于准备好了,她把材料放进公文夹里,快速向梅利尼克的办公室跑去。她在离上司门30米左右的地方放慢了脚步,用力喘一口气,以免以一个面红耳赤、头发蓬乱、衣冠不整和气喘吁吁的形象,出现在眼睛明亮的处长眼前,况且在处长的办公室里完全可能有某个局外人在座呢。

她有礼貌地敲了几下门,便进了戈尔杰耶夫坐了多年的办公室,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了。桌子后面,戈尔杰耶夫的位置上坐的当然是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梅利尼克,这是预料中的事。坐在为开会临时增加的桌子后面的那个人,娜斯佳怎么也没预料到会在这里看到,尽管她知道他常在彼得罗夫卡,也常见到他,难道“官老爷”是为他搞这份材料如此卖力?不,这不可能,娜斯佳整了整自己的衣服。大概廖尼亚来这里办私事的吧,但同时也产生了与分析材料有关的问题。就时间而言实在是太凑巧了。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梅利尼克,请允许我?”她说道,走到处长桌子前,把公文夹递给了他。

“拖得时间太长了,”梅利尼克小声回答说,“在你们单位一

向是这种业务水平吗？”

“不，平时还达不到这种水平，”娜斯佳同样地小声答道，“今天我尽力设法干得快一些，以便让您产生好印象。上校同志，假如我的工作桌上有一台计算机的话，材料 10 分钟便可准备好。我不得不寻找空闲的计算机搞材料，您规定给我的时间绝大部分都花在在走廊里来回不停地奔跑了。”

她尽量不看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忘记了这是把她养大和培育成人的那个人，那个她热爱并整个一生叫他爸爸的人。忘记了他们几天前还相互见过面，而本周六，妈妈和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期待着娜斯佳和丈夫吃午饭。她不愿意当着父亲的面受到责骂。

“我可以走了吗？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

“可以，您走吧。”梅利尼克点了点头，没有瞧她。

娜斯佳回到办公室，气得不得了，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尽管他说了一句谢谢，但难听极了。他知道不知道她与廖尼亚有血缘关系。大概不知道，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开某种平淡无味的玩笑了。

娜斯佳暂时还无法品评新上司富有幽默感的俏皮话，但她事先确信：“官老爷”的玩笑平淡无味。

她试图克制自己，安静下来。她找出热水器，把它塞进一个有水的高高的陶瓷杯子，接通了电源，应该喝杯咖啡镇静一下。上帝啊，为什么“小圆面包”把他们抛弃了？他为什么把一切交给这个人离开了。她开始寻找更确切的字眼，但没有任何灵感，一个词——“官老爷”，你找不出更好的词来。

当门打开时，杯子里的水已经开了，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站在门口，他的样子既难为情又含有讥笑意味。

“你好，爸爸，”娜斯佳微微一笑，“你喝咖啡吗？”

“喝。”

继父脱下短皮袄，把它随便扔到角落的空桌子上，便来到娜斯佳跟前吻她。

“呀，你全身都是汗，”他一边担心地说，一边用嘴触及她的额头，“没生病吧？”

“没有，别担心。这是着急跑的，也是气的，你喜欢这个刚愎自用的人吗？20分钟——就这些，不管你死活。他干吗这样心急火燎的，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孩子，不要生气……”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迟疑了一下，“这材料是为我准备的。”

“什么？为你准备的？”娜斯佳吃了一惊。

“是的，我每个月定期到你们这儿来。教学过程中我需要各种材料，我是来找戈尔杰耶夫的，我不知道从今天起你们有新处长了。你告诉过我，戈尔杰耶夫走了，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总而言之，我顺便进了办公室，看到那里有个外人。我自我介绍一下，向他说明了来意，而他马上开始按电钮，下指示。说老实话，我没请他这样做，尤其是没有要求在20分钟时间内给我提供材料，这是他主动做的。”

“当然是啊！”娜斯佳生气地说，“他表现出了主动精神，而你很高兴地支持了他。大概你很喜欢为了你而按电钮并使人俯首帖耳。爸爸，我从没怀疑过你有这种贵族老爷派头，为什么你不制止呢？你说上一句，这不着急，或者干脆离开呗。为什么你允许他挖苦我呢？总而言之，你为什么找他呢？你也知道，这些材料由我来写，而且你一直正是从我这里拿走的它们，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

“好女儿，娜斯佳，别发脾气。我不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如此繁难。”

“繁难不繁难有什么差别？反正都一样。”她发怒了，“即使不繁难，为什么你允许他硬充好汉呢？难道你自己对此不感到厌恶吗？这是典型专横的大老板作风，这种作风十分可恶、粗野，你却支持他，很高兴地参加了这场表演。对不起，爸爸，我怎么也没料到在你身上会发生这些。”

列昂尼德有意和解地微微一笑，伸手去掏烟。

“别再说了,孩子,”他心平气和地说,“你不喜欢梅利尼克,他老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因此你每一个细小错误都不放过。这么多年你一直工作在男人圈里,始终没学会理解男人的游戏。是的,他对按电钮和下达迅速执行的命令感到高兴。这件事有什么不好吗?是的,为了我,一个教研室主任,你的上司如此努力,连我也感到很高兴。我们——男人,有我们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看待事物的标准,为这而指责我们是不聪明的。所以你别再对上司说没礼貌的话了,这是非职业性的学问。你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保持镇静。你现在打算回家吗?”

“没打算,早着呢!我还有一大堆事没干完呢。”

“听我说,要不然我把你送到地铁怎么样?”

“不用,爸爸,”娜斯佳也开始笑了,“谢谢你,我还要工作一会儿。此外,今天‘小圆面包’举行告别舞会,我们大家要到他那里聚会。”

“周六的事没忘吧?”

“哪里话!”她愤怒了,“阿廖沙整天在梦想你的炸鸡。”

“他什么时候坐飞机走呀?”

“一周之后。”

“去三个月吗?”

“稍短一些,他3月底回来。”

“你不感到寂寞吗?”

娜斯佳用惊奇的目光瞥了继父一眼。

“爸爸,你是了解我的。”

“我了解,了解,”列昂尼德缓了一口气,“你是一只猫,所以你本人就尽兴欢乐整个一生吧。现在你妈妈在国外生活,你甚至连她也不想。好吧,如果拒绝和我一起走的话,那我先走了,就这样吧,星期六5点前,别忘了!”

他亲吻了一下娜斯佳,穿上衣服就离开了。

她感到难过。瞧!新上司开始表现自己了。当然,令人高兴的是,他没有对科学采取轻蔑的态度。他急忙去为一所警察